

玫瑰深处的城市

70年代生青年作家群情感文本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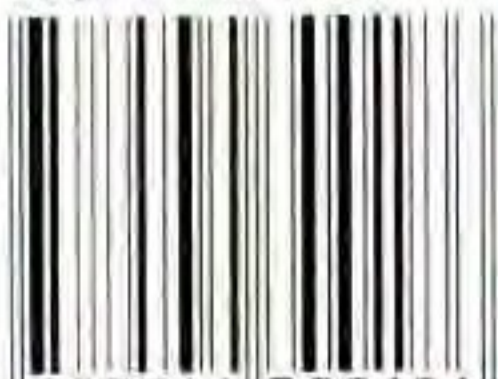


朱家雄 / 主编

海南

China

ISBN 7-5443-0018-8



9 787544 300186 >

ISBN 7-5443-0018-8/G·2

定价：25.00 元

China

670208



44.618
SJX

玫瑰深处的城市

70年代生青年作家群情感文本精选



I267
y

朱家雄 / 主编

海南出版社

中南大学图书馆



C04766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玫瑰深处的城市/朱家雄编.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1.4

ISBN 7-5443-0018-8

I. 玫... II. 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102号

玫瑰深处的城市

70年代生青年作家群情感文本精选

朱家雄 主编

责任编辑:丁纪卿 曾筱佳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长沙市飞鹏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6875

字数:220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 7-5443-0018-8/G·2

定价:25.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一代人的崛起

朱家雄

1. 欢呼文坛新团队闪亮登场

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随着新世纪在地平线上的破土，已日渐成长起来，不仅仅是长大成人，而且是闪亮登场，他们青春的脸庞和英姿像一支精锐之师跃入战场一样凸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杀入文坛的这一团队，更是锐不可当。虽然我们所见到的，不过是海明威所说的冰山在海面上露出一小部分，更多的还潜沉在水下没有浮现，但其海平线以上的体积已经向辽阔的蓝天显示了他们的光芒。

这一团队的崛起其实是艰难的，他们是在突破了种种无形的阻遏之后才出现在豁然开阔的视野中的，衰落困顿而又人满为患的文坛所设置的重重关卡也没有锁住他们冲锋的青春、智慧和才华。他们千里跃进的气势为他们自身赢得了时代前沿的广阔舞台。他们横刀立马，他们在阳光与大地间建功立业；他们舞剑弄影，他们在夜色与



霓虹间啸歌弹唱；滞重干涩的文坛由此散发出了簇新的花叶与鲜活的生机。

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给大家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象的作家和作品：电视节目主持人姜丰已经出版了多本文学作品集，她的小说作品主要有《情人假日酒店》、《爱情错觉》、《相爱到分手》及长篇小说《1998年的爱情》等，其作品主要发表于90年代中期。阿美是一位在2000年春才走进文坛的新人，但她马上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今年在《芙蓉》杂志一口气发表了3篇小说，如《我的春天》、《唯有阳光是免费的》、《爱情是怎么死的》等。周洁茹是其中年龄比较小的（1976年生），可她的成果却绝对是比较大的，出版了长篇小说《小妖的网》，以及短篇小说集《我们干点什么吧》、《长袖善舞》、《我知道是你》、《你疼吗》，随笔集《天使有了欲望》等。至于赵波、魏微、金仁顺、朱文颖几位，则是90年代后期起家的，赵波著有小说集《情色物语》、《烟男》两种，朱文颖出版有小说集《迷花园》、《两个人的战争》、《风情上海》3本，金仁顺的小说则结集为《爱情冷气流》，魏微的



小说集名为《情感一种》。新锐文学期刊《芙蓉》杂志这两年猛推 70 年代生作家群，并且也确实推出了一批人，比如中学时代就出版了科幻作品的博士生童月，比如北大毕业后又去法国学过电影的尹丽川，比如在军艺攻读文学硕士的侯蓓，比如硕士毕业后任教清华大学的刘瑜等等。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中也有几位成功地走进了文坛，比如以写电影剧本出身、出版过电影小说集《我妈妈的男朋友是谁》等 3 本书的郭晓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比如 1998 年就出版了长篇小说《言情故事》的钟鲠（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以及从事现代艺术的冯晓颖（毕业于北京广播电影学院）等。我们还要提到书商包装出来的 4 位所谓“美女作家”，比如著有长篇小说《织千千个网》、作品集《听说爱情回来过》、《只爱陌生人》的严虹，比如出版有《亲爱的，你呀》、《克隆美丽》的王天翔，以及陶思璇（著有《很想做个单亲妈妈》）、洛艺嘉（著有《同居的男人要离开》）等，作品怎样且不论，总之也是文学作品，是直接面向市场的文学。此外还有从业于网络界、出版有长篇小说《晃动的生活》的黑可可，以及因网上写作而名声鹊起的安妮宝贝等



等。棉棉、卫慧两位在2000年春天的炒作或争吵中声名远扬，前者著有小说集《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及长篇小说《糖》等，后者著有小说集《像卫慧一样疯狂》、《水中的处女》等（其长篇小说《上海宝贝》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禁）。以上所说，都是女性，看来，喜欢作家头衔的新一代女性是越来越多了。

至于在文坛比较受压制的新一代的男同胞们，在奋力的打拼中，好歹也冒出了几位作家，比如1972年出生的陈家桥，已经发表了长篇小说《坍塌》、《别动》等6部，另有中短篇小说40多篇，可谓硕果累累。前期写诗，1996年开始写小说的王艾，经努力，现已出版了小说集《摄氏五十度》及长篇小说《这个圈子不谈爱》等。还有1971年出生的合同制作家丁天，自90年代中后期走上文坛以来，一路顺风地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2000年还出版了长篇《玩偶青春》、《脸》，可谓勤奋。而来自湖南的后起之秀亚虎，则于今年一口气在《青年文学》杂志发表了《有谁比我更爱你》、《像你一样纯洁》、《长城小站》等几篇小说，由此走进文坛。风劲的路相对来说则不是很顺，90年代前期就写过《持枪



《逃离靶面》等水平不错的中篇小说，可一忙点别的，就中断了也还良好的势头；几年之后，又重新拿起笔来，此时，文坛已是群英纷呈。于是赶紧写，他新写的小说有《彷徨青春》、《艳遇》等等，好在来日方长。应该提到的还有成名于网络的邢育森、宁财神、李寻欢等等，以及在《芙蓉》杂志上露过脸的陈卫、李红旗等等，乃至出生于1969年的田柯、彭希曦、楚尘（这3位并非生于70年代，但年龄非常地接近）等等。就是这些人，以他们的写作为我们构建了中国文坛的新景观。

他们的文字间，闪现着“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的身影，起落着金斯堡的嚎叫、波德莱尔的花束，游走着寻梦者的背影，回荡着后现代的幽灵。从他们诸多的文本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把自己的成长历程本身也当成是一种写作，他们在用青春做实验，他们是用奉献和牺牲的精神在捶打文学的内核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放纵的空虚和撕裂的疼痛注定是新一代人写作的试金石，则他们也决心不计后果地往前趟，虽然并不是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这样，虽然就个人而言也并非永远如此。这样的时代，这样的



人群，这样的自己，也许他们别无选择。

可不管怎样，他们终于崛起来了。这些人，从不同的路径，以各自的方式，凭着独特的才情，孤独、奋勇而执着地冲上了文坛。这个团队与中国工农红军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团队的长征乃是心灵的长征、青春的长征，就像红军凭藉智谋和英勇夺得胜利一样，他们以遍体的才华和插满大地的笔，催绿了文学的山腰，结出了令人瞩目的果实。

2. 评析新的写作：锋芒渐露而局限犹存

这一团队，不约而同地挥洒着他们细致通幽的笔墨，描绘着他们自己——这一代人在这个时代的奔突，他们对情爱的沉迷困惑，他们对物欲的搜寻和碰撞，他们对生活的反思以及对思想的怀念，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悲伤，他们的无助，他们的狂野，他们的叫喊。虽然他们笔下的世界是这样绮丽奢华，时时上演着城市生活的声色醉梦，虽然他们笔下的人物都在物质的华光里泰然自若乃至如鱼得水，虽然他们笔下的世界里有贪婪，有放纵，有自怜自恋，有游戏青春……但细细品匝间，他们的笔下，又何尝没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和永存心间的红枫，又何尝没有唇齿间



的叹惋和心底里的悲悯情怀，又何尝没有深沉的思考和冷峻的审视……他们已经长大成人，并有了较好的定力，因此他们是坦然的；他们在写作时也许会像李金发一样把生命当作是“死神唇边的笑”，但他们绝不会真的沉没在喧腾迷乱的都市景观和五花八门的生活陷阱中。

我想我的评析还是应该落到实处才好。那么，且让我们来对 70 年代生青年作家群的具体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做一番扫描吧。姜丰（如果说这一群体中有一位先锋的话，则此人非姜丰莫属），这位成名于 1993 年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会的美才女，现已是中央电视台一档文化节目的著名主持人，其实，她起步最早的行当既非辩论，也非电视，而是写作。姜丰的小说普遍地流露着淡淡的对青春流逝的伤感，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们既能读到对纯真爱情的怀念，又能看到女主角在寻找情感归宿过程中的困惑和焦虑，以及女性对物质诱惑的不抵抗心态和对富足生活的热切向往等等，也许，这就是 70 年代出生的女性的真实形象吧。卫慧和棉棉的小说，经常性的是以酒吧作为叙述背景，其中的人物以及他（她）们的经历，也确实非另类莫属。相对这一代人的主体来



说，他(她)们的放纵可能就是奇装异服。她们的写作是有新意的，至少是为读者展现出了一些新的生活层面和人群，但也有某些写作明显地缺乏节制和信念，留下了令人遗憾的地方。阿美的小说数量虽不多，但可能更好看一些。阿美的文字是奔放而有激情的，女主角虽然也曾困惑、迷失，但最终却还是能把握好自己，她总也能扬起脸来重新面对窗外那轮新的太阳。而高产的周洁茹显然是勤奋的，她在文字上的认真和在题材上的执着给人以鲜明的印象，人物细致的心理活动实际上已成为她重要的叙述特点之一。周洁茹对女性自身在情爱历程中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的关注令人注目，比如在《你疼吗》一篇中的“我”，就总在打破沙锅问到底地探求着那特定的“疼痛”问题。如果说黑可可的由网上生活生发情缘并产生故事的网络小说是有意思的，则严虹、王天翔的爱情小说当是好读的，其中的人物主要就是为情所困，或是陷身于情爱的乱麻中而愁苦失意，或是为优裕生活中的情感迷失而惶惑……至于赵波、魏微、金仁顺、朱文颖几位，文笔则相对地沉静一些，飘悠一些，她们的叙述是投入的，但她们的感情是游离的，她们在有意地



拉开作者与小说人物的距离，也许这和作者们的个人生活有关，也许是平静温煦的现实生活使她们的文字变得清淡而含蓄了吧。童月的《他的闹钟》、郭晓橹的《精神濒临崩溃的男人》、钟赜的《头发问题》、尹丽川的《仇恨》则已不是单纯的爱情故事，在她们的文本中，爱情只是一个虚晃的背景，而更可能是借助男女双方都在场这样一个可能更有意思一点背景来表达一些独特的生命体验、感悟以及一些破碎的、叛逆的、潜意识的、不可言说的东西。

至于男作家们，虽然比较受压制，出道的还不多，但实力却不逊色，比之同代的女作家而言，潜力有可能会更大。王艾的小说应该说是具有特色的，他笔下的人物，大体就是一些流浪汉、边缘人，有画家、行为艺术家，有音乐人、诗人……可也有吸毒者、有酒吧；从他的作品如《昆蛋》、《活无住身之地》之中，我们读到了边缘人的追求，以及更多的窘迫和迷茫；《尖锐的叫喊》于他可算是一个游离的题材，讲的是一个利用别人对自己的好感来算计别人的故事，小小的险恶吧。丁天生于北京，是在部队大院成长起来的，他的小说所提供的也正是这样一个背景；但他善于在其中安排一些悬念性的东西，并努力以合乎逻辑但却出人意料的真相来给读者造



成冲击，比如他的短篇《幼儿园》、《你爱穿红马甲吗》之类；《门》也类似，只是要温和一些。陈家桥大学毕业后偏居昆明，这似乎也就注定了他在小说题材和背景上的游离性（相对同代作家而言）；但这也未尝不是好事，他因此能置身“染缸”之外，走自己的路；他在文本中招展着的思辨和在叙述时表现出来的探索是可贵的，值得我们注意。风劲的小说写作起于1993年，但出道较晚，他自觉有点被埋没，好在来日方长；他的代表作应该数他199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持枪逃离靶面》（5万字），这部非爱情题材的地域小说从4个人物的角度轮流叙述（共三轮十二节），结构完整而能出新，在注意故事性、可读性的前提下，语言上更显示出了相当的追求；而小说的主题，也有值得玩味的地方；至于他书写情爱题材的小说《艳遇》一篇，则努力反映了一代青年在时代转型期受到撞击的情爱观念和令人叹息的情爱遭遇。亚虎从南方来到北京这个大都市的时间不算长，可他的写作却能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他紧扣着同代人的疼痛——爱情这个主题，在男作家中，他选取的题材可能是与女同行们走得最近的一位了。他的爱情小说比如《有



谁比我更爱你》一篇，就写出了渴求、尴尬、失落、叹惋等多种心理，从而聚合出了当代青年莫名的心灵疼痛。

很显然，这一团队的锋芒业已渐渐地显露出来了，他们正处在冉冉上升之际，无限广阔的前景正从他们的眼前令人神往地铺向远方。不过，他们还没有如日中天，还没有在中国文坛执掌大局；也就是说，出生于70年代的这一批青年人，已趋于成熟并渐成气候，但是，他们尚未臻于最好的境界；因为年轻，他们的力作还不是很多，真正有份量的东西还是较少，更没写出可堪传世的辉煌巨著来。所以，他们来日方长，他们大有可为；他们大有潜力可挖，他们是可以寄予极大的希望的。

在我看来，他们的成绩是醒目的，但他们存在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时代有着太多的社会的、生活的层面，可写的东西实在很多；但70年代生青年作家群的视线和注意力都过于集中，他们的题材有明显的局限性。他们中有相当多的叙述津津乐道于都市的繁华与歌舞，他们用文字尽情地表达着情爱与性爱的欢愉，以致对更多事物视而不见，视若无睹。因此我们看不到他



们当中有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的身形，更没有发现他们当中有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气度，卡夫卡、加缪、博尔赫斯所代表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也未能被他们在本土化的基础上抽离出现实的罅粟；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难以见到路遥、高晓声和刘醒龙的乡村，我们难以读到莫言的红高粱一般的绚烂文字，以及沈从文的边城一样的清新和淳朴；纷纷下岗的工人同志、热衷于官场斗争的各种干部、被无知人群指为“盲流”的打工农民、被冤案或恶势力压身的弱势群体、在阳光下适龄孩童哭喊着要上学要念书的贫困农家，以及有志青年在都市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奋力拼搏的昂扬与乐观、艰难与尴尬，以及意气风发的老板们在市场的汪洋大海中浪遏飞舟的英姿，以及老板们（部分）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声色犬马的丑恶面，以及一些社会腐烂层的恶心处等等，这一切在这一群作家的笔下都难得一见，最多也是很偶然地在叙述中让我们见到些模糊的侧影。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遗憾。

高标准、严要求是应该的，挑剔一点是可以的，但我以为却不能更多地责怪他们，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他们走过的路可能还没有大师们走过



的桥多，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层面都是很有有限的。客观地说，我们所谈论的这一代人大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苦难，这就注定了爱情乃是他们年轻的生命中最铭心刻骨的经历，他们在写作上的突破口也就必然地选在这里。只有这里，他们最心动，只有这里，他们最心痛，也只有这里，他们的文字最真实、最深切。命中注定，他们必从爱情题材出发，抵达生命的盛年，抵达文学的麦加。而我愿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批文坛新锐的目光和笔尖，必会俯罩开阔得多的生活，必会扫荡丰富得多的风景。

3. 今日的崛起只是新长征的起点

记得我在1995年曾写过一篇1千多字的关于小说的文章：《大师的境界》（此文曾于当年投稿校内文学刊物，惜未与别的东西一同获用，后于1996年刊于《中华读书报》）。文章中我谈到了自己对小说巨著的设想：“文采绚烂辉煌，语言充满光芒；卷幅浩荡浑厚，字里行间大气淋漓；作品中的时空是熔合后的重新构筑；故事或情感来自作者个人真切的、苦难的或巨大的生活，又不为其拘泥，高翔在万物的上空；写作者的深刻性像血管一样，插满作品各部分的肌